

鄭板橋書畫編年圖目

上

齊淵 編著

靈璧 如璧 戴如 波如 拳如 竹如 蕭如 子如 吉如 歸如 德如 君如 置如 生如 東如 一如 板如 鄭如 所如

人民美術出版社

鄭板橋書畫編年圖目

(上卷)

齊淵 編著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板桥书画编年图目/齐渊编著.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7.6

ISBN 978-7-102-03979-4

I. 郑... II. 齐... III. ①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清代②中国画—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J2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7783 号

鄭板橋書畫編年圖目（上、下）

作 者 齐 渊

出版发行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100735)

网 址 www.renmei.com.cn

责任编辑 雒三桂

版式设计 雒三桂

製版印刷 深圳华新彩印製版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200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印张: 35

印数 1—2000 册

ISBN 978-7-102-03979-4

定价 398.00 元(套)

我心目中的鄭板橋^①

——代前言^②

啓功

《書法叢刊》要出一輯鄭板橋的專號，編輯同志約我寫一篇談鄭板橋的文章。不言而喻，《書法叢刊》裏的文章，當然是要談鄭板橋的書法。但我的腔子裏所裝的鄭板橋先生，卻是一大堆敬佩、喜愛、驚嘆、淒涼的情感。一個盛滿各種調料的大水桶，鑽一個小孔，水就不管人的要求，酸甜苦辣一齊往外流了。

我在十幾歲時，剛剛懂得在書攤上買書，看見一小套影印的《鄭板橋集》，底本是寫刻的木板本，作者手寫的部分，筆致生動，有如手迹，還有一些印章，也很像鈐印上的，在我當時的眼光中，竟自是一套名家的字帖和印譜。回來細念，詩，不懂的不少；詞，不懂句讀，自然不懂的最多，讀到《道情》，就覺得像作者親口唱給我聽似的，不論內容是什麼，憑空就像有一種感情，從作者口中傳入我的心中，十幾歲的孩子，沒經歷過社會上的機謀變詐，但在祖父去世後，孤兒寡母的淒涼生活，也有許多體會。雖與《道情》所唱，並不密合，不知什麼緣故，曲中的感情，竟自和我的幼小心靈融為一體。及至讀到《家書》，真有幾次偷偷地掉下淚來。我在祖父病中，家塾已經解散，只在鄰巷親戚的家塾中附學，祖父去世後，更只有在另一家家塾中附學。我深嗜附學學生的滋味。《家書》中所寫家塾主人對附學生童的體貼，例如看到生童沒錢買川連紙做字本，要買了在“無意中”給他們。這“無意中”三字，有多麼精深巨大的意義啊！我稍稍長大些，又看了許多筆記書中所談先生關心民間疾苦的事，和作縣令時的許多政績，但他最後還是為擅自放賑，被罷免了官職。前些年，有一位同志談起鄭板橋和曹雪芹，他都用四個字概括他們的人格和作品，就是“人道主義”，在當時哪裏敢公開地說，更無論涉及板橋的清官問題了。

及至我念書多些了，拿起《板橋集》再念，仍然是那麼新鮮有味。有人問我：“你那樣愛讀這個集子，它的好處在哪裏？”我的回答是“我懂得”，這時的懂得，就不只是斷句和典故的問題了。對這位不

值得多談的朋友，這三個字也就夠了，他若有腦子，就自己想吧！又有朋友評論板橋的詩詞，多說“未免俗氣”，我也用“我懂得”三字說明我的看法。

板橋的書法，我幼年時在一位叔祖房中見一付墨搗小對聯，問叔祖“好在哪裏”？得到的解說有些聽不懂，只有一句至今記得是“只是俗些”。大約板橋的字，在正統的書家眼裏，這個“俗”字的批評，當然免除了，由於正統書家評論的影響，在社會上非書家的人，自然也會“道聽途說”。於是板橋書法與那個“俗”字便牢不可分了。

平心而論，板橋的中年精楷，筆力堅卓，章法聯貫，在毫不喫力之中，自然地、輕鬆地收到清新而嚴肅的效果。拿來和當時張照以下諸名家相比，不但毫無遜色，還讓觀者看到處處是自碑帖的，但誰也指出哪筆是出於哪種碑帖。乾隆時的書家，世稱“成劉翁鐵”，成王的刀斬斧齊，不像寫楷書，而像筆筆向觀者“示威”；劉墉的疲憊驕蹇，專摹翻板開帖，像患風癱的病人，至少需要兩人攙扶走路，如一撒手，便會癱坐在地上。翁方綱專摹翻板《化度寺碑》，他把真唐石本鑑定為宋翻本，把宋翻本認為纔是真唐石。這還不算，他有論書法的有名詩句說“渾樸常居用筆先”，真不知筆沒落紙，怎樣已經事先就渾樸了呢？所以翁的楷書，每一筆都不見毫鋒，渾頭渾腦，直接看去，都像用臘紙描摹的宋翻《化度寺碑》，如以這些位書家為標準，板橋當然不及格了。

板橋的行書，處處像是信手拈來的，而筆力流暢中處處有法度，特別是純聯綿的大草書，有點畫，見使轉，在他的各體中最見極深、極高的造詣，可惜這種字體的作品流傳不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批縣民的訴狀時，無論是處理什麼問題，甚至有時發怒駁斥上訴人時，寫的批字，也毫不含糊潦草，真可見這位縣太爺負責到底的精神。史載乾隆有一次問劉墉對某一事的意見，劉墉答以“也好”二字，受到皇帝的申斥，設想這位慣說也好的“協辦大學士”（相當今天的副總理），若當知縣，他的批語會這樣去寫嗎？

我曾作過一些《論書絕句》，曾說：“刻舟求劍翁北平，我所不解劉諸城。”又說：“坦白胸襟品最高，神寒骨重墨蕭寥。朱文印小人千古，二十年前舊板橋。”任何人對任何事物的評論，都不可能毫無主觀的愛憎在內。但客觀情況究竟擺在那裏，所評的恰當與否，盡管對半開、四六開、三七開、二八開、一九開，究竟還有評論者的正確部分在。我的《論書絕句》被一位老朋友看到，寫信說我的議論“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話很委婉，實際是說我有些嘩衆取寵，也就是說板橋的書法不宜壓過翁劉，我當然敬領教言。今天又提出來，只是述說有過那麼幾句拙詩罷了！

板橋的名聲，到了今天已經跨出國界。隨着中國的歷代書畫藝術受到世界各國藝術家和研究者的重視，一位某代的書畫家，甚至某家一件名作，都會有人拿來作為專題加以研究，寫出論文，傳播於世界，板橋先生和他的作品當然也在其中。我曾在拙作《論書絕句》中贊頌板橋先生的那首詩後，寫過一段小注，這是我對板橋先生的認識和衷心的感受。現在不避讀者賜以“炒冷飯”之譏，再次抄在下邊，敬請讀者評量即可：

二百數十年來，人無論男女，年無論老幼，地無論南北，今更推而廣之。國無論東西，而不知鄭板橋先生之名者，未之有也。先生之書，結體精嚴，筆力凝重，而運用出之自然，點畫不取矯飾，平視其並時名家，蓋未見骨重神寒如先生者焉。

當其休官賣畫，以游戲筆墨博輕賈之黃金時，於是雜以篆隸，甚至謔稱為六分半書，正其嬉笑玩世之所為，世人或欲考其餘三分半書落於何處，此甘為古人侮弄而不自知者，寧深堪憫笑乎？

先生之名高，或謂以書畫，或謂以詩文，或謂以循績，吾竊以為俱是而俱非也。蓋其人秉剛正之性，而出以柔遜之行，胸中無不可言之事，筆下無不易解之辭，此其所以獨絕今古者。

先生嘗取劉賓客詩句刻爲小印，文曰：“二十年前舊板橋”。覺韓信之賞淮陰少年，李廣之誅蒲陵醉尉，甚至項羽之喻衣錦書行，俱有不及於此小印時之躁釋矜平者也。

板橋先生達觀通脫，人所共知，自己在詩集之前有一段小叙云：“板橋詩文，最不喜求人作叙。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爲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譏帶訕，遭其荼毒而無可如何，總不如不叙爲得也。”多麼自重自愛！但還免不了有些投贈之作。但觀集中所投贈的人，所稱讚的話，都是有真值得他稱讚的地方。絕沒有泛泛應酬的詩篇。即如他對袁子才，更是真摯地愛其才華，見於當時的一些記錄。出於衷心的佩服，自然不免有所稱讚，也就才有投贈的詩篇。但詩集末尾，只存兩句：“室藏美婦鄰誇絕，君有奇才我不貧。”這又是什麼緣故？袁氏《隨園詩話》（卷九）有一條云：“興化鄭板橋作宰山東，興余從未識面。有誤傳余死者，板橋大哭，以足踴地，余聞而感焉。……板橋深於詩文，工畫，詩非所長。佳句云：‘月來滿地水，雲起一天山。’……”佳句舉了三聯，卻說詩非所長，這矛盾又增加了我的好奇心。一九六三年在成都四川省博物館見到一件板橋寫的堂幅，是七律一首，云：

晨興斷雁幾文人，錯落江湖海濱。抹去春秋自花實，逼來霜雪更枯筠。女稱絕色鄰誇絕，君有奇才我不貧。不買明珠買明鏡，愛他光怪是先秦。（款稱：“奉贈簡齋老先生，板橋弟鄭燮。”）

按：“女稱絕艷”原是比喻，襯托“君有奇才”的。但那時候人家的閨閣中人不許可品頭論足的。“女稱絕色”，確易被人誤解是說對方的女兒。再看此詩，也確有許多詞不達意處，大約正是孔子所說“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的。“詩非所長”的評語大概即指這類作品，而不是指“月來滿地水”那些佳句。可能作者也有所察覺，所以集中只收兩句，上句還是改作的。當時妾媵可以贈給朋友，誇上幾句，是與誇“女公子”有所不同的。科舉時代，入翰林的人，無論年齡大小，都被稱老先生，以年齡論，鄭比袁還大著二十二歲，這在今日也須解釋一下的。

還有一事，也是袁子才誤傳的。《隨園詩話》卷六有一條云：“鄭板橋愛徐青藤詩，嘗刻一印云‘徐青藤門下走狗’”又云：“童二樹亦重青藤，題青藤小像云：‘尚有一燈傳鄭燮，甘心走狗列門牆’。”其後有幾家的筆記都沿襲了這個說法。今天我們看到了若干板橋書畫上的印章，只有“青藤門下牛馬走”一印。“牛馬走”是司馬遷自己的謙稱，他既承襲父親的職業，作了太史令，仍自謙說只是太史衙門中的一名走卒，板橋自稱是徐青藤門下的走卒，是活用典故，童鈺詩句，因為這個七言句中，實在無法嵌入“牛馬走”三字。而袁氏即據此詩句，說板橋刻了這樣詞句的印章，可說是未達一問。對於以上二事，我個人的看法是：板橋一向自愛，但這次由於愛才心切，主動地對“文學權威”、翰林出身的袁子才作了詞不達意的一首詩，落得了“詩非所長”，又被自負博學的袁子才誤解“牛馬走”爲“走狗”，這就不能不說板橋也有咎由自取之處了。袁子才的詩文，我們不能不欽佩，他的處世方法，也不能說“門檻不精”。他對兩江總督尹繼善，極盡巴結之能事，但尹氏詩中自注說“子才非請不到”，兩相比較，鄭公就不免天真多於世故了。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七日

①原載《書法叢刊》總第35期。

②余生不才，但天卻佑我。曾得啓功老先生垂愛，多有教誨，惜未立雪恆門。今值《鄭板橋書畫編年圖目》出版之際，冠啓老文章於卷首，以表達對啓老的深切懷念。齊湖記於十二溪研樓之南窗

《鄭板橋書畫編年圖目》序

雄三柱

關於鄭板橋，前人已經說得太多，真不知從何說起，只能說一說我所知道的鄭板橋。

我知道的鄭板橋是中國古代士子刻苦勤學以圖改變命運的典型。鄭板橋出身小康之家，家境一般，要想改變門庭，只有考進士一途。為參加科考，他讀書於鎮江之焦山別峰庵中，刻苦異常。^①然年過三十，猶未中舉。後來父親去世，家道中落，不得不教書館以維持生計。^②但最終還是考中，鄭家儼然成為當地的著名鄉紳之家。鄭板橋雖然為官山東，并不在家，而其弟弟在鄉里頗具威信，新官上任，總要找他商量事情，于此可見家有進士的作用。

我知道的鄭板橋是一位不忘本色的人。鄭板橋生長於鄉村，後來雖然考中進士、做官外地，却始终認為天下之農夫為世間最為可敬之人。^③在兩任縣令任上，鄭燮始終以民生疾苦為己任，勤勞不倦。他那首著名的題畫詩，正道出了心中對普通百姓疾苦的關愛：

衙齋卧聽蒼蒼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④

鄭板橋性格倨傲，居官秉性嚴直，雖家人兄弟也不袒護其過失。^⑤屢因耿直清狂而遭參劾，也落下好罵人的名聲。但鄭板橋并不因此而改變自己。他多次聲稱，他所罵的只是一班推廓不開的腐儒秀才，而對於歷代及當世傑出之士則一片崇仰之情。^⑥他嗜酒狂放，愛憎分明，因此而屢次得罪上峰。友人勸其戒酒，鄭板橋却認為“寧可烏紗不戴，不可一日無酒。”^⑦堅決不戒。

別人以居官為樂，鄭板橋却以居官為苦。除了身體的疾病，還有長期嗜酒給他帶來的身體上的困苦煩惱。他性子耿直，口無遮攔，到處得罪人，很不適應官場，^⑧所以他并不以居官為榮，反而以居官為苦。^⑨他曾在題畫詩中說：

我被微官困煞人，到君園館長精神。請看一片蕭蕭竹，畫裏階前總絕塵。^⑩

只有在繪畫之中他才能找到做人的快樂。在即將辭官歸里時，鄭燮畫竹并於其上題詩云：

烏紗擲去不為官，囊裏蕭蕭兩袖寒。寫取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作漁竿。

那心情的快樂與惆悵可想而知。

鄭板橋雖然是清官，也不貪濁，却并不清貧，因為他有絕藝在身，隨時都有人向他求字求畫。據他自己說，在山東縣令任上，每年潤筆所得就有三千兩銀子以上，這在當時可不是小數目。他用這些錢在家鄉買房置地，也是一副地主心態。前人總說鄭板橋清苦異常，甚至說鄭板橋“家酷貧”，“晚年竟無立錫”，大概是以訛傳訛，實在沒有根據。^⑪所以，鄭板橋晚年賣畫於揚州，并不是生活所逼，而是聊以自慰，用一種自己喜歡的方式過生活。所以，他賣畫與別人畢竟不同。早在范縣為縣令之時，鄭板橋就非常反感那些為富不仁的達官富商，即使對方肯出千金來買字畫，他也堅決不給。^⑫在揚州賣畫也是合則賣，不合則雖重金不與。而且好捉弄人，嘗于春日湖中教訓橫衝直撞之揚州太守，并索其三百金以散於貧民。^⑬鄭板橋的機智、率真于此可以想見了。

鄭板橋性格倨傲，自視甚高，覺得世間幾無一個可以說話之人，覺得世間秀才大多為卑鄙醜惡之輩。^⑭

篇腐爛文章，僥幸中舉，即如小兒得餅，窮漢拾金，却全無經濟本事。^②他在《十六通家書小引》中曾經說：

板橋詩文，最不喜歡求人作叙。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為耻；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識帶訕，遭其荼毒而無可如何，總不如不叙為得也。幾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處，大家看看；如無好處，糊窗糊壁，覆瓿覆盂而已，何以叙為！^③

雖然嘴硬，却是為了獲得別人的理解。他還認為學問之道，與其求助于今友，不如私淑于古人。因為古人道德學問文章盡在古書之中，盡可使人挹取。^④但他并不死讀書、讀死書，而是詩文“自出己意，理必歸于聖賢，文必切于日用。”^⑤

鄭板橋對於世事甚是洞明，而絕不迂腐。比如《雍正十年杭州緡光庵中寄舍弟墨》一文中曾經談到所謂“天道”，認為天道福善禍淫，循環倚伏，所以當善待下人。早在讀書焦山期間，鄭板橋對當時佛門的貪瀆就非常反感。在《焦山別峰庵與徐宗于》中，鄭板橋就說“山中和尚，泰半是錢奴化身，市儈轉世，口念阿彌陀，心貪阿堵物，俗不可耐，觸人欲嘔。八山游客，不問雅俗，但視衣衫，入寺燒香，祇計貪富；有錢布施，聲聲居士、檀越，合十念佛，狀似彌勒；無錢施舍，則白眼相加，冷語對答，陰森之氣，逼人發抖。”在《焦山讀書寄四弟墨》中他說：“和尚是佛之罪人，殺盜淫妄，貪婪勢利，無復明心見性之規”；“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無復守先待後之義。秀才罵和尚，和尚亦罵秀才。”直是對當時世風的極大譏諷。他總結自己的為人，說自己“好罵人，尤好罵秀才。”“以人為可愛，而我亦可愛矣；以人為可惡，而我亦可惡矣。”“平生漫罵無禮，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長，一行一言之美，未嘗不嘖嘖稱道。囊中數千金，隨手散盡，愛人故也。至于缺厄敝危之處，亦往往得人之助力。”^⑥而敦宗族，睦姻親，念故交，周濟鄰里族人等行為尤可見其宅心仁厚。^⑦鄭板橋五十二歲得子，珍愛備至，而教育兒子“讀書中學中進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個好人。”^⑧

早年的鄭板橋一邊刻苦讀書，一邊習字作畫，原不過是為了將來萬一不得志于科場之時的糊口之計。^⑨即使後來其字畫日臻化境，以畫竹石著名于世，求畫者絡繹不絕，也從不以畫家自居，也并不認為繪畫是什麼人生的頭等大事。相反，他認為寫字作畫是雅事，也是俗事，是大丈夫不得志于世間時的筆墨消遣而已。因為讀書人當以天下萬物為心，以天下蒼生為念。^⑩他喜歡孟子，尤其喜歡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重民思想。這也是他在為縣令時廉潔親民的思想動力和源泉。^⑪

鄭板橋生活于清代中期的中國農村，還可以接觸到真正的自然，體會大自然的美好，並將其美好的感受融入自己的詩歌和書畫之中。對文學或書畫藝術，鄭板橋強調的是蘊涵于其中的鮮活之氣。他在《儀真縣江村茶社寄舍弟》一文中說：

江雨初晴，宿烟收盡，林花碧柳，皆洗沐以待朝曦；而又橋鳥喚人，微風疊浪，吳、楚諸山，青蔥明秀，幾欲渡江而來。此時坐水閣上，烹龍鳳茶，燒艾剪香，令友人吹笛，作《落梅花》一弄，真是人間仙境也。嗟乎！為文者不當如是乎！一種新鮮秀活之氣，宜場屋，利科名，即其人當貴福澤享用，自從容無棘刺。王逸少、虞世南書，字字馨逸，二公皆高年厚福。詩人李白，仙品也；王維，貴品也；杜牧，雋品也。維、牧皆得大名，歸老桐川、樊川，車馬之客，日造門下。……先朝董白石，我朝韓慕廬，皆以鮮秀之筆，作為製藝，取重當時。思翁猶是慶曆規模，慕廬則一掃從前，橫斜疏放，愈不整齊，愈覺妍妙。二公并以大宗伯歸老于家，享江山兒女之樂。方百川、靈皋兩先生，出慕廬門下，學其文而精思刻鵠過之。然一片怨詞，滿紙淒調。百川早世，靈皋晚達，其崎嶇也難亦至矣，皆其文之所必致也。吾弟為文，須想春江之妙境，挹先輩之美詞，令人悅心娛目，自爾利科名，厚福澤。或曰：常曰生棘、曰古奧、曰離奇、曰淒遠，何忽作此秀媚語？余曰：論文，公道也；訓子弟，

私情也。豈有子弟而不願其富貴壽考乎？故韓非、商鞅、晁錯之文，非不刻削，吾不願子弟學之也；褚河南、歐陽率更之書，非不孤峭，吾不願子孫學之也；郊寒島瘦，長吉鬼語，詩非不妙，吾不願子孫學之也。

新鮮秀活之氣，從容放達；自然活潑，氣韻生動，才是值得人們追求的。在寫給友人的書信中他也強調，學習古人不能流于表面的形似，不能泥古太過，而應體味其內在神韻。學古而不為古人所囿，融會貫通，最後才能自成一派，與古抗爭。^⑤因此，鄭板橋提出了“神悟”二字，認為學習古人法書繪畫，要通過對古人作品神韻的深刻體悟而得古人神髓，並將其融會為自己的東西。^⑥他反對媚俗，反對甜熟，提倡藝術神韻造型的“醜”，即與甜熟、俗媚相對的雄秀古雅、儀態萬方，並將這種對藝術創作中的“醜”的理解運用於自己的藝術創作之中，取得了較好的藝術效果。^⑦

鄭板橋還認識到，藝術的氣質是和作者本人的氣質緊密相連的，刻削之人必不能為放達之文；而才調高邁之人其作為文章詩歌必然秀美傑出。所以，他十分欣賞袁枚，並為袁枚之去世而酸鼻頓足，號啕不已，以為奇才幻滅，萬物無光。^⑧雖然他曾經對袁枚所著《子不語》一書十分反感。^⑨他還認為，寫文章既須思春江之妙境，挹先軍之美詞，于書法繪畫亦然。詩文之道，實與書畫相通。實際上，鄭板橋已經將自己的生活和藝術緊密結合在一起。^⑩鄭板橋在書畫中所表現的生辣、古奧、離奇、淡遠和他強調為文章之新鮮秀活、從容放達並不矛盾，兩者相輔形成，正是藝術的兩個方面。所以，他的書畫雖然生辣、古奧、離奇，卻從容自然，“橫斜疏放，愈不整齊，愈覺妍妙。”我們從他的書畫之中絲毫感覺不到刻削崎嶇，感覺不到“郊寒島瘦，長吉鬼語”。相反，在他的蘭花、修竹、怪石之中，我們更多感受到的是清新妍妙、溫馨平和。其風神秀韻，恰如江南三月，雜花生樹，美不勝收。

鄭板橋懂得繁與簡、一與多的辨證關係。大道至簡，不論是書法還是繪畫，最難達到的境界是至簡至約的境界，簡到極處，就是繁到極處。所以他畫蘭竹多用減筆，且終生祇畫蘭竹，連室名別號也不多。他說：

石濤善畫，蓋有萬種，蘭竹其餘事也。板橋專畫蘭竹，五十餘年，不畫他物。彼務博，我務專，安見專之不如博乎！石濤畫法千變萬化，離奇蒼古，而又能細秀妥貼，比之八大山人，殆有過之無不及處。然八大名滿天下，石濤名不出吾揚州，何哉？八大純用減筆，而石濤微革耳。且八大無二名，人易記識；石濤弘濟，又曰清和道人，又曰苦瓜和尚，又曰大蘆子，又曰瞎尊者，別號太多，翻成攪亂。八大祇是八大，板橋亦祇是板橋，吾不能從石公矣。^⑪

除了新鮮秀活，鄭板橋還強調文章的沉着痛快，並認為《左傳》、《史記》、《莊子》、《離騷》、杜甫詩、韓愈文就是沉着痛快的典範。^⑫

鄭板橋善于學習經典，從經典中汲取融會符合自己審美理想的美的元素，最後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他認為，對於前代流傳的經典，只要選擇其中最主要的幾種透徹揣摩就夠了，不需要遍學前人。凡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都是不值得學的。以讀書為例，古今人著書無數，然身死名滅者不可勝數。此等書不必秦皇燒之，彼將自燒也。“昔歐陽永叔讀書秘閣中，見數千萬卷，皆霉爛不可收拾，又有書目數十卷亦爛去，但存數卷而已。視其人名皆不識，視其書名皆未見。夫歐公不為不博，而書之能藏秘閣者，亦必非無名之子。錄目數卷中，竟無一人一書識者，此其自焚自滅為何如！”欲讀古人之書，“《四書》之上有《六經》，《六經》之下有《左》、《史》、《莊》、《騷》，賈、董策略，諸葛表章，韓文杜詩而已。只此數書，終身讀不盡，終身受用不盡。”在書畫藝術上，鄭板橋強調努力學習前人，從前代經典藝術家的作品之中汲取營養，並在此基礎上創新而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⑬學習前人，在師法其意，而不在迹象之間。^⑭在《跋臨蘭亭叙》中他稱述自己的書法說：

黃山谷云：“世人祇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可知骨不可凡，面不足學也。況《蘭亭》之面，失之久乎！板橋道人以中郎之體，運太傅之筆，為右軍之書，而實出以己意，并無所謂蔡鍾王者，豈復有《蘭亭》面貌乎？古人書法入神超妙，而石刻木刻千翻萬變，遺意蕩然。若復依樣葫蘆，才子俱歸惡道。^①

因此，鄭板橋的藝術成就是建立在深厚的傳統基礎之上，而決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他表面上奇異怪特的書法實際上是從前代經典而來而加以變化。他的楷書和行書主要學習歐陽詢，却去掉了歐書的孤峭險勁，而代之以平和流暢，溫潤妍美。其在范縣、濰縣所書判牘，出之自然，不加修飾，正可與此論文之語相參證。我們應當將那些為應酬而寫的作品與其平居生活中的自然之作嚴格區分開來。應酬之作為鄭板橋贏得了俗名，而自然之作則表現了他的真實藝術功力。

鄭板橋的輕狂，既可以視為性格因素，實際上是他富于創造力的一個表現。因為他狂放不羈，處處不肯為前人所囿，即讀書亦常常能夠從前人文字的字裏行間發現問題，提出看法。他強調，讀書不能為前人所束縛。“吾輩既不得志于時，困守于山椒海鏡之間，翻閱遺編，發為浩嘆，或喜而歌，或悲而泣，誠知書中有書，書外有書，則心空明而理洞湛，豈復為古人所束縛，而略無主張乎！豈復為後世小儒所傾倒迷惑，反失古人真意乎！雖無帝王師相之權，而進退百王，屏當千古，是亦足以豪而樂矣。”“讀書要有特識，依樣葫蘆，無有是處。”“堅儒之言，必不可聽。學者自出眼孔，自豎脊骨讀書可爾。”^②他非常崇拜明代藝術家 and 文學家徐渭，喜其詩歌，愛其文章，甚至治一印曰“徐青藤門下走狗”。^③因為徐渭的愛酒使氣、狂放不羈性格和突破前人、不受拘束的創造精神和鄭板橋自己非常相像，徐渭在詩歌和書畫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也令鄭板橋十分傾心。^④

鄭板橋最善畫竹，他將行草書法的運筆與繪畫充分結合起來，用于表現竹葉的生動變化和蘭葉的變幻多姿，多不亂，少不疏，筆情縱逸，隨意揮灑，脫盡時習，秀勁絕倫，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受到當時和後人的稱贊。^⑤

而他的書法則以歐陽詢為基礎，兼容黃庭堅和《瘞鶴銘》，點畫舒放，欹側多姿，變化無端。因為有少年時代的良好基礎，所以鄭板橋後來的風格變化運用自如。鄭板橋書法的風格在晚年居揚州之後有了更加明顯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為了適應買家的胃口，亦即滿足揚州書畫市場的需要。因為“世人好奇”，所以他以正書而難以篆隸，又間之以畫法，書法波瀾之中往往有石文蘭葉。^⑥清人蔣寶齡在《墨林今話》卷一總結鄭板橋的藝術成就時說：

板橋道人鄭變，興化人。詩詞書畫皆曠世獨立，自成一派，其視古人亦罕所心服。惟徐青藤筆墨真趣橫溢，不得不僂首耳。道人蘭竹之妙，張瓜田（庚）論之已詳。其隨意所寫花卉雜品，天資奇縱，亦非凡手所能到，正與青藤相似。隸楷參半，自稱六分半書，極瘦硬之致，亦間以畫法行之，故心余太史詩有雲“板橋作字如寫蘭，波磔奇古形翩翩。板橋寫蘭如作字，秀雅疏花見姿致。”又一絕云：“未識顏仙鄭板橋，其人非佛亦非妖。晚摹《瘞鶴》兼山谷，別開臨池路一條。”可謂挾其髓矣。

今天，齊澗先生費數年之功編成《鄭板橋書畫編年圖目》，而我有幸得以先睹為快，實在是人生樂事。此書所收作品數量之多為目前所僅見，許多作品是以前的各種鄭板橋書畫作品集中沒有刊載過的，具有很高的閱讀價值，相信在這相當的一段時間之內沒有人能夠超過。以鄭板橋在中國百姓心目中的巨大影響，此書的出版必定可以滿足衆多鄭板橋書畫藝術的愛好者和收藏者之需要。而齊澗先生的勤奮和細心也隨着本書的出版得到了一點補償。還有一點要說明的是：本書並不能作為鄭板橋傳世作品真偽鑒定的依據。因為我們在編纂本書時主要從資料匯集角度出發，而不涉及真偽的鑒定，讀者自可明鑒。

①《鄭板橋文集·焦山別峰庵復四弟墨》：“焦山與鄉里，只隔一衣帶水，筆帆可渡，而我之足跡，竟百日本涉里門者，猶恐目睹家事紛紜，繫我弟倚肩獨任，于心不安，勢必苟安家食，終止焦山之行，于學業未免可惜。兩害相衡取其輕，忍心放棄油鹽瑣事，專攻學業，以就家門在望，如隔萬里關山。”可見其讀書之刻苦。巴蜀書社，1997年11月版。以下所引皆出此書，不再一一列舉。

②《鄭板橋文集·詩鈔·七歌》：“鄉生三十無一藝，學者學劍皆不成。市樓飲酒狂年少，終日擊鼓吹笙簧。今年父歿遺書責，刺窗殘編看不快。囊下荒涼音絕斷，門前刺刺來催債。嗚呼一歌分歌道側，空道讀書讀不得！”又《村塾示諸徒》：“飢寒幾我國青氈，忽忽村居又一年。得句喜拈花葉寫，看書倦當枕頭眠。蕭條易感窮愁恨，寂寞深慚學佛緣。欲買扁舟從釣叟，一竿春雨一竿烟。”

③《鄭板橋文集·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云：“十月二十六日得家書，知新置田復收銀五百斛，甚喜。從今後，堪為農夫以沒世矣！……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祇有農夫，而士為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地百畝，其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飢夫，舉世皆餓死矣。我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所以又高于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獲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走錯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個好結果。”

④見原畫題詩。又見《鄭板橋集·游縣署中畫竹呈年伯色大中丞稿》。

⑤《鄭板橋文集·游縣署中寄四弟墨》載鄭雙叔等其弟墨墨在家鄉與人酬酢，要“不失信，不自是，不貪利。”又載其竹橫港五房族弟與周姓爭贖田賦，“涉訟公庭，理由不得直，求助我弟，而我弟不為之關說，主持公道，理固當然。”

⑥《鄭板橋文集·游縣署中寄舍弟墨》：“老弟祇和我好罵人，不知我崇拜人，更不知我祇罵一班推卸不聞之秀才，而崇拜之人則不勝屈指也。例如畫家文湖州，詩家杜少陵，文學家方百川、侯朝宗，現任來撫，均系我崇拜之人。此次余被眾史參劾，有旨命東撫查復，幸得東公復奏，稱余為不可多得之強項令，難易得罪人，還言曲于黔金云云。一場大參奏，從此風流雲散。”又《復周寅來謝啟》：“僕久知縣事，治績毫無，勉竭涓埃，稍報聖德，猶不敢辭，無補治理。強聒之化不行，狂妄之毀迭起。去秋八月，曾被揭控，幸賴中丞見恕，曲賜優容……僕之遇在口，然亦祇罵推卸不聞之秀才，豈敢取高于頂，目空四海？苟有一藝之長，一行之善者，僕必心向往之，此則僕可為知己者道破。不願令俗人士窺測也。”

⑦《鄭板橋文集·游縣署中寄李復堂》：“使酒罵人，本來不是好事，欲圖上進，除非戒酒閉口，前程蕩蕩，達亦何難？心所不甘者，為了求官之故，有酒不飲，有口不言，自加桎梏，自抑性情，與墟墓中之陳死人何異乎？天生萬物，各適其用，各遂所好……幾番商量，寧可為紗不戴，不可一日無酒；寧可位乎閭閻，不甘學做金人。官小官大，身外之事耳。適我性情，不官亦可長壽；達性達情，雖官而不永年。官而夭不如壽而樂，我寧取前者。”

⑧《鄭板橋文集·游縣署中寄弟墨》：“余自問服官十餘年，無一毫惠及于民，且口過盡情，恐罰及我後輩，思羞前愆，痛自責戾。望我弟時寄謫言，規吾之過。”

⑨《鄭板橋文集·游縣署中寄四弟》：“人皆以做官為榮，我今反以做官為苦，既不敢貪贓枉法，情遠尊錢以害子孫，則每年廉俸所入，甚為寥寥。苟不入仕途，鬻書賣畫，收入較多于廉俸數倍，早知今日，悔不當初。”

⑩《鄭板橋集·題畫竹六十九則》。

⑪薛寶齡《墨林今語》卷一“鄭板橋詩畫自成一家”條：“家賸賸，不賸聲色，所入潤筆錢隨手輕畫，晚年竟無立錫，寄居同鄉李三師宅而豪氣不減。”實際上李師和鄭板橋不僅是同鄉，而且是摯友，在揚州住在李師家中是很正常的，因為李師比鄭板橋年紀大一些，在揚州賣畫的時間也比鄭板橋早一些。薛寶齡可能沒有看過鄭板橋在山東寫給弟弟寄錢讓他在老家買地購置的書信。

⑫《鄭板橋集·范縣衙署答李廉村》：“板橋當年習畫蘭竹，只是亂畫亂撇，無所謂家數，無所謂師承。……此中不知是何冤孽，二十年前畫的是蘭竹，無人問起，無人談論。二十年後畫的仍是蘭竹，不曾改樣，却有人說好，有人出錢要買，甚至有人專喜板橋畫的蘭竹，肯出大價錢收買……來書謂鄭師氏欲求板橋畫竹，乞足下為之先容，如肯落墨，潤筆加倍報謝，但問畫與不畫，不計錢多錢少。鄭師氏知此多財，如此闊大，板橋未曾下筆，早將魂靈乞憐憐九宵之外矣。我聞鄭師氏富而慳吝，所行多不義。平日與窮人乞可面上，雖一文之施，亦不輕與，復其一毛，叫痛半日。今鄭師主人因求板橋之畫忽然作此豪語，以幾財為師，欲板橋上其釣餌，又見人之反常乎？其家之變幾也乎？此中必有道理。板橋性喜塗抹，終日寫字作畫，忙得推不開，便要罵人；若數日不畫，又思一幅紙來玩玩，此則賤相，亦鬧性情。至若以金求我，偏不肯畫，不請我畫，却喜畫一幅贈與之……板橋是窮措大出身，最喜金銀，也最怕金銀。喜者，喜其能養家活口，救人性命也。怕者，怕他寵壞心肝，使人改行變節也。若鄭師氏之金錢財物，尤使人寒心而不肯受用。何以故？懼怕他叫痛而違尊也。寫了幾幅紙，不曾說明一個道理，到底畫與不畫？曰：怕他錢多，不畫不畫。”

⑬《鄭板橋集·答王夢樓》一札載此事甚詳，可參看。

⑭《鄭板橋文集·寄弟自焦山信》：“梅雨連朝，經旬始霽。滿山瀑布激射，一派紅潮怒漲……今晨主客師語我云，金陵聖廟宮牆，亦被風而吹倒數丈。噫！聖廟工程何等堅固，自建築至今，已閱數千年，經歷之暴風急雨，不勝以億指計，而今宮牆聞言摧又許辱，不顧有傾側重崩象，何獨不耐今屆之風雨而傾頹乎？無他，蓋因金陵城中難叙秀才滿坑滿谷；現任教諭，亦為胸中地無點墨者，斯文掃地，毋沒聖門。孔子宜容若輩列門牆？故特毀牆以示驅逐之意，殆其然乎！則子亦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⑮《鄭板橋文集·寄潘桐岡》：“然我已積有一肚皮宿氣，無處發泄，必成眼病。試看秀才們，一篇腐爛文章，僥幸中式，即如小兒得解，窮漢拾金，處處示人間大，却處處露其狹窄，處處自暴醜陋。詩云子曰，動輒以《詩》《書》嚇人，酸腐之氣，尤屬可憎。若問胸中經濟，只一團茅草亂蓬蓬耳。”

⑯見《鄭板橋文集》。

⑰《鄭板橋文集·焦山讀書復弟》：“學問之道，與其求助于今友，不如私淑于古人。凡經史子集中王侯將相治國平天下之要道，才人名士之文章經濟，色難寫象，無體不備。只須破功夫悉心研究，則登賢書、入詞苑，亦易事耳。”

⑱《鄭板橋集·板橋自叙》。

⑲《鄭板橋文集·淮安舟中寄舍弟墨》。

⑳《鄭板橋文集·范縣署中寄舍弟墨》謂其族人“取魚撈蝦，撐船結網，破屋中吃秧糠，吸麥粥，寧取苧葉蘿頭得魚煮之，旁貼香麥鍋餅，便是美食，幼兒女爭吵，每一念及，真含淚欲落也。”故囑其弟邵墨持其俸錢歸家，“挨家比戶，逐一散給：南門六家，竹橫巷十八家，下佃一家，派難逢，亦是一脉，皆當有所分惠……徐宗于、陸自義輩，是舊時同學，日夕相征逐者也。猶憶讀文古廟中，破廠敗葉聽曉，至二三鼓不去；戎又騎石獅子背背上，論兵起舞，縱言天下事。今皆落落木遇，亦當分俸以敦夙好。”

㉑《鄭板橋文集·隰縣署中與舍弟第二書》。

㉒《鄭板橋文集·焦山讀書復弟》：“再化一二年面壁之功，以待下屆入場應舉，倘使李奪得錦標，乃祖宗之積德；仍不幸而名落孫山，乃愚兄之薄福，當含藥文藝，專攻繪事，亦可名利兼收也。”

㉓《鄭板橋文集·范縣署中寄舍弟第五書》：“寫字作畫是雅事，也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養養生民，而以區區筆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東坡居士刻劃以天地萬物為心，以其餘閑作為枯木竹石，不害也。若王摩詰、趙子昂輩，不過唐、宋間兩畫師耳！試看其平生詩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間痛癢？設以房、杜、姚、宋在前，韓、范、富、歐陽在後，而以二子圍乎其間，吾不知其居何等而正何地矣！”

㉔《鄭板橋集·范縣答鮑廷漢》：“孟子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明太祖意思有誤，惡其言之不善，竟欲出之孔門之外，不知孟子之言有所傳授，非一人之私言也……天生民而立之君，民為貴，君為輕，古之為君者深明此義。其自視也如朽索，其視臣也如股肱，是以民安而國治……明太祖不能容二千年前之亞聖，惡亦甚矣！宜乎開國之初，賢才難用，一傳以後，靖難兵起，皆此自滿之一念有以致之。”

㉕《鄭板橋文集·李氏園再答方超然》：“老弟之小楷法術，精絕，妙絕！可安過唐人而無遜，欽佩已久。但弟之草書，愚以為太偏遼象，少活潑自然之趣，如衣冠儒儒，雖然也能動作文武，遠觀逼真，近觀則未免露其本形，一舉手，一屈足，非不靈活，非不似人，形狀逼真矣，無奈此舉手屈足之間，總帶幾分形態，少自然。歸于底，他儒則仍為他儒而已。吾輩賦詩作文，寫字習畫，雖云不悖于古，亦不可信古太過，神而明之，明而化之，全由此心主持，不為所困，亦不為所惑，師法古人，變化在我，如此始能卓犖成家，與古競爭。若泥古太過，自墜夾板之中，脫身無日，則處蠢入關，盲人逐道，將見其趨跑趨緊，趨撞趨昏，永失自在也。老弟草書，則奉師古太甚，偏涉遼象，功夫非不深遠，而筆情少活脫之形，結構有笨板之形，因求古而反為古所困，刻鵠類鶩，前人早有警悟之語。愚此後作草書時，以心授手，勿以手就心，象求以外，再以神求，神會融通，書法自能增進，他日若不成功，我不敢再言作草矣。”

㉖《鄭板橋文集·李氏園再答方超然》：“老友氏白吉布，書法精妙，冠絕人寰。聞其學書之時，曾效維摩面壁，一心參禪，越十二年而書法大妙，至于今日，聲名卓越，神悟二字，是其成功之根基。”

㉗《鄭板橋文集·范縣寄米文震》：“酒後興忽來，遂濡筆酣墨，畫此幅石以貽青雷，青雷看看是否當需？米元章論石，曰瘦，曰瑯，曰漏，曰透，四字可謂盡石之妙。而東坡乃曰‘石文而醜’。著一‘醜’字，則石之千態萬狀，皆從此出。彼元章但知好之為好，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好也。東坡胸次，其造化之爐冶乎？予今畫之石，醜石也，醜而雄，醜而秀。醜至盡頭，越醜其雄秀之致。青雷見此幅，室中倘有元章之石，當棄而弗顧矣，何快如之！”

②《鄭板橋文集·滌縣署中答程羽家》：“音書隔絕者數載，每年故人，輒夢魂夢，不謂今日坐堂前罷，采雲忽然從天外飛來，聞絳快讀，胸腹便舒。箋尾別注一行曰：‘錢塘袁枚死矣！’嗚呼哀哉！紙此六字，已令我神采心跳，目眩鼻酸，搔手頓足。通接故人書而一喜，此際陪六字而大恚。袁枚其真死耶？但我覺天地皆沉，雲日黯淡，庭中之樹木花草，室中之圖籍器具，無一而不可得也。此無他，奇才幻滅，萬物無光也。變與袁枚，初無一面之雅，或一葉之通聞，然讀其詩，知其人奇才也。世間出一學人易，得一奇才難。若山陰胡天爵與袁枚，皆曠代奇才也。而今已去其一，可不哀哉！夫奇才為天地山川靈秀所鍾毓，百年難得一人，世有奇才，則江山生色，邦國增輝，可謂寶貴。百年中得其一，今聖朝乃并世有其二，非盛世不可得而有也。所恨者，如此奇才，顧乃不永其年，不留之點綴江山文物，中道遽奪之以去，使聖朝喪此異寶，殊使人頓足號咷而不能自己。”

③《鄭板橋文集·寄杭大宗》：“施生載哲來，出新刻《子不語》一部，袁枚筆也。余展而觀之，一卷未終，急心欲嘔，頭腦昏昏然。肚皮復亨然，隔宿之飯，幾至奪喉而出。是何忌仇，害人至于如是！……夫以袁枚之才，何書不可著，而必作此書，而必惹人作惡，是誠何心，實屬不解。”

④《鄭板橋文集·滌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書後又一紙》云：“欲養烏莫如多種樹，使繞屋數百株，扶疏茂密，為鳥為國家。將旦時，睡夢初醒，尚展轉在被，聽一片啾啾，如《雲門》、《咸池》之奏；及披衣而起，顏面漱口噴香，見其揚聲振彩，倏往倏來，目不暇給，固非一籠一羽之樂而已。大率平生樂處，欲以天地為園，江漢為池，各適其天，斯為大快。”

⑤《鄭板橋集·新秋田家書》。

⑥《鄭板橋文集·滌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文章以沉着痛快為最，《左》、《史》、《莊》、《騷》、杜詩、韓文是也。”

⑦《鄭板橋文集·焦山別峰庵中無事書寄舍弟墨》。

⑧《鄭板橋文集·儀真客邸復墨》：“愚兄之畫竹，信筆亂畫，並無師承。本來畫墨竹，幽人韻士聊以抒寫性情，故畫有六法，惟竹與蘭不與焉。按畫竹之始創主者為唐張立，王摩詰亦善墨竹。五代郭崇昭之妻李夫人臨摹窗上竹影，刻成一派。更有黃筌父子，崔白兄弟，皆工墨竹，筆致精細，神妙入微。宋元以降，有文湖州、蘇東坡、趙孟頫、孟頫仲修、管仲姬、吳仲圭、倪雲林等。諸子中唯湖州筆法最臻神化，其布局有深淺層次，向背照應之分；其補地，有邱石泉壑，荊棘野草之變化；其點景，有烟雲雪月，風雨晦明之烘托；是惟意在筆先，始能筆超法外。是為畫墨竹之聖手。東坡與之同時，尚北面事之也。其後金之完顏朝軒，元之李息齋父子、自然老人、樂善老人，明之王孟端、夏仲昭，都師法湖州，兼師東坡。湖州、息齋各立墨竹譜以傳厥派，後世師承其法者，代有傳人。更有寫墨而兼擅勾勒着色者，有王瀟遠、黃華老人、吳道子；畫紫竹者有程宏；畫雪竹者有鄭處中；此諸如禪宗中之別派也。”可見鄭雙對前代畫竹名家畫法風格之熟悉精通。

⑨《鄭板橋集·新秋田家書》：“鄭所南、陳古白兩先生善畫蘭竹，雙未嘗學之。徐文長、高且園兩先生不甚畫蘭竹，而雙時時學之不報，蓋師其意，不在這象間也。文長、且園才橫而筆豪，而雙亦有強強不馴之氣，所以不謀而合。彼陳、鄭二公，仙肌仙骨，藐姑冰雪，雙何足以學之哉！”

⑩《鄭板橋集·跋蘭閣亭叙》。

⑪《鄭板橋文集·滌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三書》。

⑫《鄭板橋文集·滌縣答方上人》：“大師于孫公家見雙所畫竹石橫幅，因印文有‘徐青藤門下走狗’字樣，以為不太雅觀。大師何不逮我！……世事紛紜，人情幻忽，人而狗行者，秦鏡難窮，溫犀難避。人不如狗，莫說絕無，或者竟有。反之，狗勝于人者，若古人文集中所載義犬，見非一見，所謂玩奴賤僕，破家陷主，其不及狗也多矣！雙平生最愛徐青藤詩，兼受其書，因受之愧，乃自治一印曰‘徐青藤門下走狗鄭雙’。印文是實，走狗尚虛，此心猶覺慊然。使雙早生百十年，而投身于青藤先生之門下，觀其豪行壯舉，長吟紅飲，即真為走狗而亦樂焉。山陰董鉅詩曰：‘尚有一條狗鄭雙，甘心走狗列門牆。’今為大師誦之，不知再以為怪否？”

⑬《鄭板橋集·詞鈔》有《賀新郎·徐青藤草書一卷》，極贊徐渭草書。

⑭張庚《國朝畫徵錄》卷下：“鄭雙，號板橋，乾隆丙辰進士，興化人。工詩詞，善書畫，長于蘭竹，蘭葉尤妙，焦墨揮毫，以草書之中堅長撇法運之，多不亂，少不疏。脫畫時習，秀勁絕倫。書有別致，詞亦不屑作熟語。為人慷慨憤激。”又秦祖永《桐陰論畫》上卷：“鄭進士板橋筆情振迅，隨意揮灑，蒼勁絕倫。此老天安豪邁，橫坐墊林，未免發越太盡，無含蓄之致。蓋由其易于落筆，未能以醞釀出之，故畫格雖超而畫律猶粗也。”

⑮宋柯《國朝書人輯略》卷四引《廣陵詩事》：“（鄭雙）少為楷法極工，自謂世人好奇。因以正書華篆隸，又間以畫法，故波磔之中往往有石文蘭葉。”又引《松軒隨筆》：“板橋大令有三絕：曰畫，曰詩，曰書。三絕之中有三真：曰真氣，曰真意，曰真趣。”又秦祖永《桐陰論畫》：“（鄭雙）風流雅逸，極有書名，狂草古拙，一字一筆盡衆妙之長。”

鄭板橋書畫編年圖目

凡例

- 1、本編年圖目以收錄鄭板橋書畫作品為主，兼及款識、題跋、質地、尺幅、作品藏處、資料來源等，以備讀者參考。
- 2、本編年分上下二卷。上卷收錄鄭板橋有紀年書畫作品，下卷收錄鄭板橋無紀年書畫作品及其它手迹。
- 3、上卷收錄書畫作品以鄭板橋年齡為序，繫以干支、公元、建元。作品凡有紀年、紀時者各按時序節令次第排列，附以編號。僅存紀年者，列於該年之後。
- 4、下卷收錄鄭板橋未署年款之書畫及其它作品，先書後畫，分別排列。排列次序以裝裱形式及書畫內容，酌情釐定。
- 5、無紀年書法作品，以裝裱形式為主，按軸、對聯、卷、橫幅、扇、冊等次第排列。無紀年繪畫作品，亦以裝裱形式為主，按軸、屏、卷、橫幅、扇、冊等次第排列。
- 6、鄭板橋書畫用印，或友人所贈、或自己操刀，內容豐富多彩，別具一格。如：“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等，簡直就是一部小傳。今將鄭板橋書畫用印按原大集中排列并附索引，以備讀者參考。
- 7、部分作品，由於原載資料過於簡單，編者既未能親見實物，又無圖版資料可查，但凡有出處者，暫依舊登載，俟日後有機會時補入。
- 8、本編年採用資料，均詳細注明來源、出處、轉載書目等，以示未敢掠美之意。
- 9、鄭板橋書畫藝術雅俗共賞，喜聞樂見且有極高的經濟價值，在流傳過程中，難免魚目其間。今依編者管見，將部分存疑作品，列入附編，以就教於同好。
- 10、本編年雖幾經寒暑，數易其稿，終因編者陋聞寡見，謬誤難免，懇望海內外方家達人，不吝賜教。

引用主要著錄及簡稱

編號	著錄	出版社	簡稱
1、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全24冊)	文物出版社	圖、目
2、	鄭板橋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鄭板橋集
3、	鄭板橋書畫集·第一集 周積寅編	人民美術出版社	書畫集·1
4、	鄭板橋書畫集·第二集 周積寅編	人民美術出版社	書畫集·2
5、	揚州八怪書畫年表 王鳳林·周積寅編	江蘇美術出版社	八怪年表
6、	揚州畫派書畫全集·鄭燮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全集
7、	揚州八家畫集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八家畫集
8、	梅蘭竹菊畫譜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畫譜
9、	藝苑掇英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藝苑掇英
10、	北京翰海藝術品拍賣公司		翰海
11、	中國嘉德國際拍賣公司		嘉德
12、	中商盛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		中商
13、	榮寶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		榮寶
14、	上海朵雲軒藝術品拍賣公司		朵雲軒



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
 故所貴於勇敢者實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
 者貴其有行也而實其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
 貴於勇敢者貴其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
 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
 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
 無敵內順治此之謂威德威德聖王之貴勇敢強有
 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
 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
 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敢
 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滿玉之厲而珉之多与
 孔子曰非滿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貴故貴之也夫
 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鎮密且栗
 知也廉而不割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
 越以長其終訕然樂也瑕不掩瑜不掩瑜也言
 尹字建信也寗如白虹也精神見于山川也美
 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璲也詩云念君子
 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意暖情親，相看有話，舌底生春。把酒個人勸，還度勸，斟小量斟。江南三月

青，踏芳草，玉笋暗驚。走馬趁臺榭，花禁花，壯志遙巡。折梅寄，雲墨畫船低

寒。清波亂，溪山江天雲樹，俱迷後。見陽鳥旋，小洲風颭，雨淒淒。拭不，小青衣嬌

態，墨點蘭，通烹茶掃雪，為題吟，破客愁。天色晚，紅裙下，唱采歌。天色蕭

蕭，漸暮，同倚蓬窗，兩個沽酒，不曾來，借取隣舟，燈火。小展鋪衾，欲臥歸

夢，孤迢迢，雲鎖屏，寒窗樓人，沈沈，我，荊州亭雁度晚，蔓霞香，殘鞠，正花

顛，西風，落葉，此，正是客愁，不穩楊柳，外又樓，鴉。夢斷，自嗟呀，雪窗，日影斜

數，歸期，常滿，天涯，分付，何梅，多釀酒，須留得，故人，賒。唐多令滿天星，露整長城，夜黑，月初

生，萬障，一嘶鳴，又夾雜，風聲，雁聲。紅霞，半，秋朝，光滿，地飛鳥，立，縣門，遠望，靜，空，塵，還，檢點，中原，太平。大常

丙子乙卯夏五月十九日板橋居士鄭燮書于龍珠祥院之古廟